

卷十二下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
四卷 (十三經註
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二下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是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曰梁

王聖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之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
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
事有喜色門人問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以正邠齊人歸女樂
定公日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燔俎於
大夫孔子遂行宿于此此魯國之南地
也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謂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

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擣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

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擣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五

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
不復歆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
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
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士人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
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位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
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
而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
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



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
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
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逾君命故曰小也逢
迎也君子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
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疏孟子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
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
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又
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
楚莊五霸者乃為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
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

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至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巡守至助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不入其疆謂古天子巡守至助者有俊傑之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慶賞益其地也才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其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招克多取聚斂之臣不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不朝覲述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其地不以社稷也故天子於諸侯有罪則討而不行兵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率諸侯而用兵師錫者三王之罪人也且五霸者率諸侯而用兵師



侯皆束縛其社但加載書而不復軟血軟血與也言不誅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已立更不得擅自變易也無以妾為妻言不得以妾而竊尊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廢賓客羈旅當敬重其耆長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其賓其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兼攝其職也

五統

曰

王



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
 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
 嫡也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
 才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
 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
 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孟子
 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
 不志賓客也孟子曰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
 也云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
 氏仲孫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卻氏
 藥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郤氏
 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祿之
 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
 註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
 人代天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
 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

請之矣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
 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
 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私怒行戮者如
 援於晉乃使續鞞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
 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秋書之四十年有七是專殺大
 子也云無敢違王法而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
 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
 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不文曰過羅則無曲防是為
 無曲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不文曰過羅則無曲防是為
 以爲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爲障谷會
 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爲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障谷會
 羅如秦饑晉閉之羅是也云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障谷會
 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如
 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後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
 不及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之盟後言歸于好而
 不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
 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

五經

五

建保

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畧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者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臣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

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



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曾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注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之制如

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

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

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

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

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况戰

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

當道志於仁而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

當王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慎子至而巳○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

賤其用兵義勝為上戰勝為下明戰者也魯欲使

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善用兵者也魯國遂欲使

之戰鬪是謂殃禍以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

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

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

欲使慎子為將軍雖為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

且猶不可况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

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顧而不悅而

慎子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為滑釐是





諸侯之地方闊百里不闕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
 之典籍典籍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王之典籍也周
 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闕百里者非其地不足
 而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制其地
 封於齊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
 里者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
 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
 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慎子善用兵不肯為而戰
 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慎子善學黃老道德之術著
 正義曰案史記慎子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
 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
 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
 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
 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
 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
 云慎子與宋鉏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
 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
 禁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

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
 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
 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
 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小國也

充府庫重賦歛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
 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為惡君聚歛以富之為富桀也
 謂若夏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說與

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

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

位也孟子止居也。正義曰此章言善為國者必

不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

居也孟子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

君廣關土地充實府庫以其皆培克之人也今之所

謂忠信良臣者皆古之先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

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

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培克聚斂而求

富之是加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期與

敵國戰關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

謂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

求為之強戰關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

之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

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關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

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
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
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饗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

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

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効夷貉無人倫之叙無



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

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

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

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

也。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土簡隴二十而

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

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

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

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

可乎。孟子曰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

乃荒服也。商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家之國

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



器不足用也是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禁
 小禁也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
 而五穀不生長惟黍稷早熟於寒燥故生之無幣帛
 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
 殮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殮如
 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
 今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叙使無君子之道如何
 為可乎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况
 於國而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
 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
 一則夷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
 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
 以其桀暴於賦歛者也此孟子所以闢白圭也○
 白圭周人也○正義曰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
 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
 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
 吾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為什一而籍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禁小禁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
 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變貉無百官制度
 之費稅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
 而貢稅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
 者衆矣杜預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
 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
 稅畝又覆其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何其徹也周禮
 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
 戴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取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畿外之國故鄭
 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
 玄曰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
 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
 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
 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
 田方百里是為八九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

五經

三

五

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然而諸儒多
謂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
十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
諸侯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
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
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穀七十而
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
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

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平禹也孟子曰
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善乎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注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

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

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

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其矣

疏曰白圭至過矣○正義

普為人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
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幸名也趙註
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
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
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
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逾其水道且
逆水者所以謂之洚水謂洚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
仁人之所惡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



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闕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

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正義曰此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子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使樂正子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

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

為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北三問之

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為喜而不

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

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愛好善故為之喜好

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于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

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

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

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

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

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

國欲治可得乎

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

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

得乎

亦逝善去惡來道也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

故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

寐以其樂正子將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

乎至曰否公孫丑曰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

孟子曰樂正子有強乎曰否孟子曰無以力勝

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

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曰否

孟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

其為人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

之喜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



卷之七

五

其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訛訛之人發聲
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
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
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
可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爲
讒希意導言以爲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爲諛○樂
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因**聞善言虞舜是
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夫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因**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
拜至合符者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
說於前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註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

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

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

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註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

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

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

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陳子陳



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胃中而後作爲



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註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也急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義孟子曰至安樂也。正天堅其志文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

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猷畝之中而堯禪
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
敗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臣管仲為七官之
囚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而楚莊王
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
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
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
體使之焦枯瘁瘳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
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
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巳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其
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
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樵悴稿之
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詠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
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若入
為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
諍之士出為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
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
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

曰坐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與之為相也
皆案史記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
公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
王為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
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逃
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
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何故至此
原曰聖人與世混濁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何故
曰聖人與世混濁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何故至此
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入移其漚而舖其漚
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其漚而
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漁腹中耳遂作長
沙之賦懷石自投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
王大臣過相投書以吊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
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歌者案三齊記云
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野從昏飯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



五元三

五元三

五元三

以為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教誨之方或一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孟子

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

不潔人之行而勉脩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也其

使彼感激自勉脩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也其

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

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謂子之

歸求有餘師或為狹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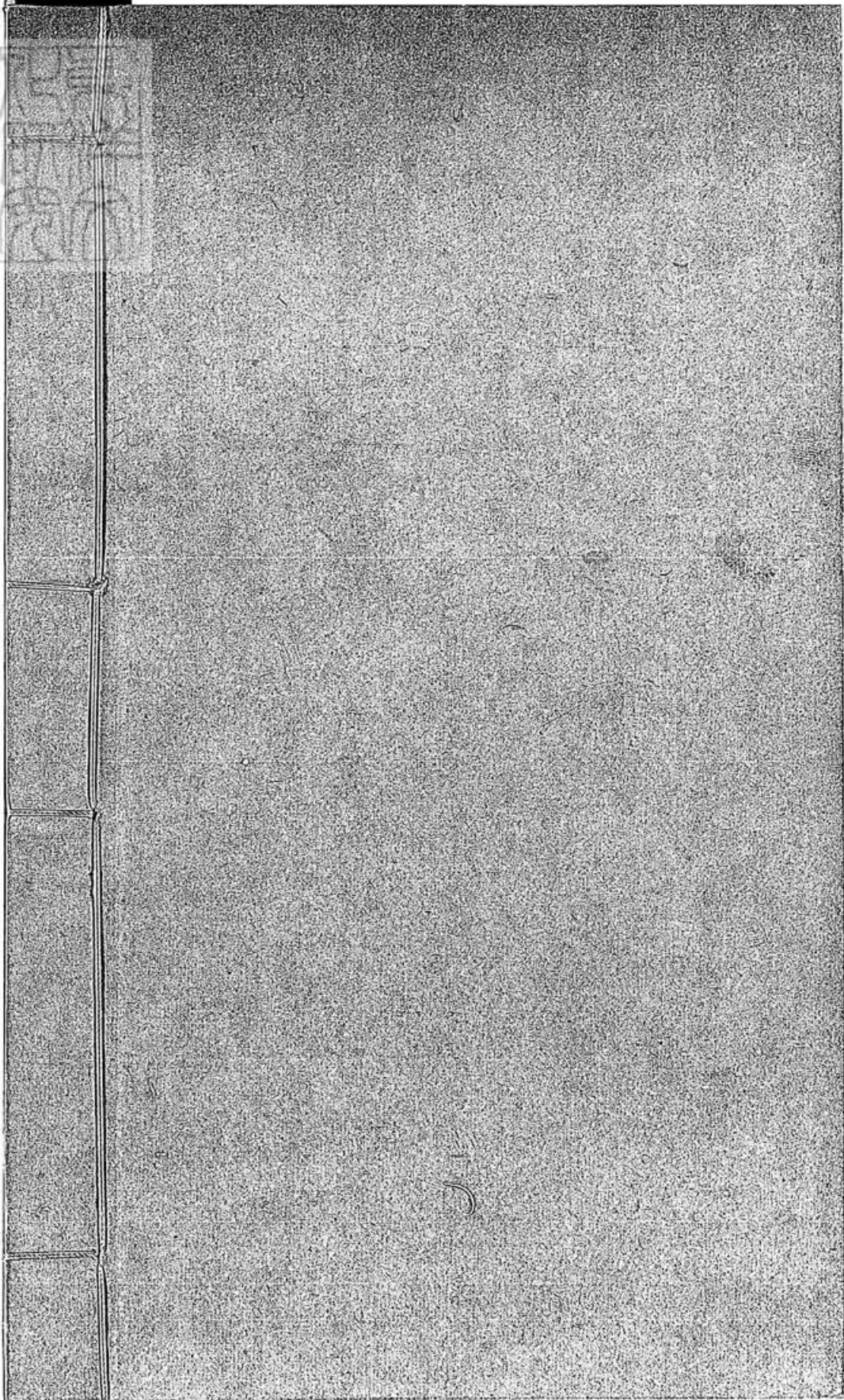
而末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所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